

新《天龙八部》评分走低，金庸剧“头部优势”缘何耗尽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谁都没想到，在更新了十多集后，《天龙八部》在网上掀起最高热度的话题竟然是“段誉尿失禁”。恰是这一言难尽的词条上了热搜，许多人才惊觉，金庸大师耗时最久写成的小说又被翻拍了。

正在多平台同步播出的新版《天龙八部》由于荣光执导，杨祐宁、文咏珊、白澍等主演，网友打分持续走低，目前已跌至3.4分。往前翻，电视剧的同题创作里，口碑峰值属于1997年黄日华主演的版本，达9分；2003年的胡军版亦不俗，评分8.4；2013年钟汉良领衔的剧集口碑断崖式降到了4.5分。

观众美誉度缘何一部不如一部？有少部分网友为新剧抱屈，认为其挨骂的最大原因是珠玉在前——当忠实的武侠剧粉丝人人心中都有“白月光”，新剧的挑战不只是编导演服化道等环节，还有难以逾越的先人为主。然而，真的怪前作太优秀吗？



正在多平台同步播出的新版《天龙八部》由于荣光执导，杨祐宁、文咏珊、白澍等主演，网友打分持续走低，目前已跌至3.4分。图为该片海报。 制图：李洁

武侠剧已从“头部制作”沦为新手训练营

永恒的经典，永远在路上的重拍。每隔几年，金庸作品都会被重新翻拍后搬上荧屏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算起，《天龙八部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《倚天屠龙记》《笑傲江湖》《鹿鼎记》分别已有五个以上版本的电视剧。

一边是金庸作品被当成影视界的

超级IP，常拍常新。硬币的另一面则是，大师的小说虽依然经久不衰，但“江湖地位”已越发没落了。曾经，金庸剧有着谁演谁火的功效，不知何时起，光环不再。以眼下的新版《天龙八部》为例，立项时悄无声息，选角也没什么人关心，开播后掀起的两大话题，其一是差评，其二是怀念老版。但无论新剧是泥牛入海还是差评出圈，都没能阻挡后来者再度翻拍的脚步。于是近十年来，几乎年年有新版的金庸翻拍剧，只有2017年郭靖宇监制的

《新射雕英雄传》受到观众好评。问题得从剧集自身的“武功”论起。自从国产剧越发频繁与网文IP对接，奇幻、玄幻、仙侠、古偶等类型，占据了制作的头部资源。相比之下，经典武侠剧江湖地位动摇，在各平台都退出了第一阵营。而制作方也自有盘算——金庸剧有“天然粉”，谁演谁火，谁演谁火，总还能引起网络讨论。就算一水差评，也不失为一种“流量经济”。而且，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的故事相对成

熟，大大降低了剧本开发成本。所以，拿金庸剧来“锻炼队伍”或者“扩大新人观众缘”，都不啻为一次高性价比的制作。可控的成本，包赚不赔的生意经，如此创作思维下的翻拍，与其说武侠剧已然沦为反复加热的冷锅冷灶，不如看成，这款类型剧已渐成影视公司新人集训的副产品。也因此，乔峰身上的侠气是否充盈，段誉有否翩翩佳公子的气质，王语嫣又有几分超凡脱俗，相比演员的培训、“升咖”，角色适配度退居次席了。

“侠之大者”的缺位才是对新观众的真误解

去年的新版《鹿鼎记》遭遇铺天盖地群嘲时，有创作者这样自辩：一代观众有一代的审美偏好，不同时代的电视剧也有不同时代的受众。言下之意，永远在重拍的经典故事，并非给心中已有标杆的旧观众看，而是对接全新的受众。

按此理论再看新版《天龙八部》，的

确能感受到剧本与如今短视频时代的对接。第一集，剧本就安排乔峰、段誉、虚竹等主角悉数出场。前六集，乔峰已劝退了南院大王，万众欢呼；段誉习得了凌波微步，境界更上一层楼……剧情宛如开了倍速，打戏也够凌厉爽快。而人设上，段誉、岳老三等多多少少带着“谐星”味道，也似乎吻合某种娱乐至上的审美。

但只要重温实践者的心声就不难发现，新版《天龙八部》创作者对于他们面对的新观众其实有误解。正如郭靖宇所说，侠义世界的动人之处在于有家国情怀打底，有传统文化注入，真正的武侠能看到鲜明的现实关怀，能表达主流的价值观念。

反观这一版《天龙八部》，挪用了升级打怪的“爽文”技能，却丢掉了原著文本最深厚的底蕴。金庸小说中立体而庞杂的人物体系蕴含着东方哲学思维，也更兼具历史地理的开阔格局。大师下笔更是“大象无形”“得意忘象，得意忘言”，“象”与“意”充盈文中，而不自觉“言”之存在。正是这股“侠文化”，令金庸小说IP的价值始终处于高位。

知乎上有问“金庸小说为什么广受喜爱”，高赞答案是：“因为广大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孺慕之情在起作用。大家发现，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，如‘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’‘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’‘一诺千金，生死以之’等，这些在现实被某些人弄丢的东西，在金庸小说里依然那么山清水秀。”归根结底，无论哪个时代，观众都需要“侠之大者”的精神感召，新一代同样如此。

《盛夏未来》让电音出圈 期待更多国产电影让音乐C位出道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在一场潮流音乐节上，台下的少女望着台上的DJ，耀眼灯光和充满节奏感的电子音乐彼此呼应……青春片《盛夏未来》中的一幕出圈了。该片从配乐乐曲、场景搭建到部分镜头，都在向观众叙述电子音乐与电音文化。“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能把电音做得这么好的青春片”“每首都想听歌曲”，音乐太有记忆点了”。网友的留言证明，《盛夏未来》在影片中融入的电音元素深受大家的喜爱。

互联网时代，当下年轻人的歌单呈现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元，不仅有电子音乐，也有民谣、古典乐、摇滚乐等等。然而，国内银幕上，以音乐和音乐人作为故事主人公或者重要叙事线索的影片仍不多见。最近几年，只有《百鸟朝凤》《闪光少女》《缝纫机乐队》等影片以音乐为主线。今年暑假，《盛夏未来》票房突破三亿元，不仅给了电子音乐进行表达和获得更多被认知的机会，也让人期待未来银幕上能出现更多讲述音乐和音乐人故事的电影。

电音混声，传递角色之间微妙的情感变化

在电影《盛夏未来》中，电子音乐是重要元素之一，并且没有沦为符号化的点缀。正如该片音乐总监 Tina C.Wang 王倩婷所说：“我们希望充分挖掘电子音乐对剧情、氛围的展现效果，使观众在观看电影时，既能通过配乐体会到剧情发展，又能享受其中。”

这部由吴磊和张子枫主演的校园青春题材电影，细腻展现了青春期中少年的心理，而丰富多元的电子音乐，也在片中传递着角色之间微妙的情感变化。少男郑宇星（吴磊饰）以帅气的DJ架势，演绎了一段唯美的电音混声段落——这是郑宇星送给陈辰（张子枫饰）的18岁生日礼物，男孩把自己最喜欢的《Moments》，和女孩最喜欢的《拥抱》结合成了一首电音混声歌曲。在这之前，陈辰曾到郑宇星家做客，应和着郑宇星的吉他伴奏，女孩清唱了一段《拥抱》，男孩录下女孩唱歌时的声音，



《盛夏未来》票房突破三亿元，让人期待未来银幕上能出现更多讲述音乐和音乐人故事的电影。图为该片海报。

并且把它制作成了独一无二，属于她一个人的“音乐成人礼”。当女孩听到自己的歌声幻化成动人电音旋律的那刻，银幕前的很多观众“泪目”了——诗言志，歌咏言，那些难以言说的珍重的感情，都寄托在美好的音律里。

在影片中负责混音制作的 Root 倪宇森直言，融合《Moments》《拥抱》这两首歌有些困难，“它们都不在一个调上，风格也差得有点多，如果强行接在一起，会有很多不和谐的地方”。而恰恰是这种可能会引发“不和谐”的挑战性，赋予了电音作品的包容性。正如拍完电影后爱上电子音乐的吴磊所说：“电音有很多种不同的流派，不管你听什么样类型的音乐，都可以从电音里面找到自己的归属。”

影片尾声，告别18岁已是大学生的陈辰站在音乐节海报前，海报上的主角正是送她“音乐成人礼”的郑宇星——男孩成长为有实力上台表演的电音达人。《盛夏未来》电音顾问 Justin 说：“这样一部作品，至少能让大众了解电子音乐是美好的，电子音乐的现场是非常快乐、非常浪漫的”。看完电影后，不少网友也的确去各音乐平台按下播放键，走进了电子音乐敞开的大门。

从古典乐、流行乐到民乐，期待大银幕上有更多音乐能C位出道

观察全球银幕，欧美有不少以音乐为主导线索的电影，比如《红色小提琴》《海上钢琴师》《她比烟花寂寞》《放牛班的春天》等。这些电影的产生，立足于西方本身具有古典音乐文化的深厚根基。盘点中国2000年后上映的电影，也不乏一些引起关注的音乐题材电影——2002年，陈凯歌执导电影《和你在一起》，讲述一个拉小提琴的少年，如何按照心灵指引和成长的真实愿望，萌动自己青春的枝芽。2007年，歌手周杰伦执导自演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》，钢琴天才叶湘伦在高中和路小雨展开一段奇幻爱情故事，片中钢琴演奏钢琴段落至今被很多影迷奉为经典。2010年，歌手王力宏执导自演电影《恋爱通告》，故事主人公分别是大明星和民乐系才女。

如果说以上三部电影之所以获得关注，主要得益于导演和歌手自身的号召力，那么在五六年前，《闪光少女》《百

鸟朝凤》这两部涉及民乐的电影所激起的水花相对来说要少很多。作为一部2017年上映的青春片，《闪光少女》展现了音乐学院附中民乐系和西洋乐系之间的冲突。影片中一段西洋乐与民乐对阵、呐喊胜利收尾的情节，最近在短视频上重新“翻红”，才让更多人开始重新注意到这部电影。而另一部讲述唢呐文化的电影《百鸟朝凤》在2016年刚上映时也曾遭遇排片少的窘境。国产音乐主题电影的接受度和关注度，远不如今天那么热烈。

时间转眼来到2021年的夏天。眼下，音乐在国内的年轻受众中更像是必需品，层出不穷的音乐综艺，也让各种类型的音乐碰撞出不同的火花——无论是民乐、古典乐还是摇滚乐。从钢琴家郎朗、流行歌手朴树和摇滚歌手梁龙出现在同一档综艺中，一起和更年轻的音乐人们“玩”音乐，一起见证唢呐这件传统乐器也能和电音相结合，就能从侧面展现中国音乐界活力的背后。而在中国音乐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，相信也会诞生更多属于我们这个国家、这片土地的音乐人的好故事，在未来的大银幕上“声”入人心。

■本报记者 董薇菁

在纽约百老汇，他一度是商业戏剧过度膨胀后，被遗忘的角色。没有达拉斯·霍夫曼，精明的制作人谁愿意去“推销”一部“虽然有价值但未免有些乏味”的《推销员之死》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，纽约观众对流行元素、商业戏剧和明星投入的巨大热忱，让临终前的阿瑟·米勒哀叹，“戏剧一直是一门生意，而他曾经是一门艺术”。

然而，“冗长”“乏味”“剧透”的阿瑟·米勒真的过时、没有市场了吗？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日前连续上演14场话剧《推销员之死》场场爆满。昨天最后一场成功谢幕，而连日来的多个场景令人难以忘怀：发售公益票的早晨，观众五点多冒着大雨站在剧场门口排队；看完时长四个多小时的《推销员之死》赶不上末班地铁，但几乎没有人提前退场；每晚谢幕时的热烈掌声和定格9.2的网评高分，都在诉说这部现实主义作品的当代价值。

上海曾是“阿瑟·米勒”登陆中国舞台第一站

此次《推销员之死》引发的热议并非单一现象。上海，曾是“阿瑟·米勒”登陆中国舞台的第一站。1981年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米勒创作于1953年的剧作《萨勒姆的女巫》，在长江剧场连演52场，场场爆满，买票的人从黄河路一直排到了南京路。两年后，北京人艺排演了《推销员之死》，由英若诚、朱琳主演，其影像还被制成VCD发行。很多上一代的中国观众就是从《推销员之死》开始，接触到了“美剧”，认识了阿瑟·米勒、尤金·奥尼尔、田纳西·威廉斯……

“当年看这部剧的观众接受起来有些难度。一方面我们不太了解‘美国梦’，另一方面对推销员、保险这些职业也根本不了解。”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荣军说，但《推销员之死》仍影响力巨大。30多年过去了，今天的《推销员之死》所表达的内涵更加饱满，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军看来，剧中威利挫折的人生，既是沉溺于难以实现的“美国梦”的幻影，也是由于他过于追求完美，造成的对于事业、家庭和个人际关系失望。大到社会问题，小到性格弱点、人性、情感和社会发展空间，面对“失败”这一话题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这一版的《推销员之死》打开了更多可以讨论的空间。“阿瑟·米勒的创作方法是很剔透的，书卷味太浓而似乎趣味性不足，但在当代剧场潮流中也更显示出他作品的定力——观者始终能保持自己的智慧和判断。”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教授郭晨宇说。

如今，米勒的剧作正在唤起新一代观众的思考热情，年轻的90后、00后纷纷在他们熟悉的平台上写下剧评，分享他们对经典的热爱。“所有人都在变好，除了自己。威利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再是家里的英雄，消费主义、享乐主义构筑的陷阱，让他泥足深陷，失去了自我的价值判断。”

透过“美国梦”的破灭幻影，读懂剧作家对普通人的同情

精彩的人物塑造也成就了上话版的《推销员之死》。舞台上，身着西服、头戴礼帽的推销员威利·洛曼提着两只大箱子缓缓地走入舞台，得体的外表与焦躁的语气随着他的步伐离观众越来越近。上话实力演员吕凉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表演的魅力，丰富地刻画了一个失意者的形象：用自欺欺人的幻想硬撑一而就倒的精神，用虚伪、狡辩和无名的怒火掩盖所剩无几的自尊，还有对家人的愧疚，自信心的溃散……各种情绪最终淹没了他，走上了绝路。

1949年，阿瑟·米勒凭借《推销员之死》的百老汇首演成为明星作家时才33岁。法国人弗雷德里克·马特在《戏剧在美国的衰落》中如是评论阿瑟·米勒与田纳西·威廉斯：“这两位土生土长的美国剧作家都对他们生活的美国社会予以抨击，在他们眼中，这是一个富足的、追求物质享受的、处于堕落边缘的社会。他们质疑‘美国梦’是虚假的，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使百老汇翻开了新的篇章。”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经典美国戏剧逐渐从百老汇消失，“流行”登场。阿瑟·米勒像其他剧作家一样转移到了外百老汇。“《推销员之死》看上去很‘爽’，但在这些普通人的悲剧里，却蕴含着崇高的道德力量，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剧作家对社会的良心。”荣军润说。

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连续十四场《推销员之死》落幕 剧透冗长的阿瑟·米勒过时了吗

（上接第一版）作为一种类型模型，对信仰的礼赞既是谍战剧的题中应有之义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“预知”的结局。哪部作品能在“预知”的空间里打开更多未知，它就能吸引观众一路追随。目前来看，马天智暂时不敌观众的评判。

让人玩味的是，《叛逆者》开播之初，也曾陷入观众质疑，“剧情线虽扎实，套路也存在”。该剧开局不久就将各角色的底牌和盘托出；顾慎言是潜伏多年的共产党资深特工，朱怡贞在银行家千金小姐的身份下也是共产主义战士。爱国的情感与爱情的魅力似乎预示着，男主角林楠笙将被中共地下党员策反。但随着剧情推进，观众发现，原以为会替“邮差”当替死鬼的“摸鱼王”，一路苟延残喘活到了结局；原以为会被策反的林楠笙也没如预期那

一年“预约”八部，“显微镜”下的谍战剧该如何突围

般，因爱情而选择立场。在他万念俱灰时，是收音机里传出的延安广播为他带来新希望，谁都没有料到，毛泽东《论持久战》才是撼动林楠笙的最重要一击，令他决心弃暗投明走上共产主义道路。

《叛逆者》的导演周游表示：“没有任何人推着林楠笙加入共产党。当观众看到他入思辨的经历与挣扎，看到他追寻报国之路却屡屡遭受信念的坍塌，看到他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人事，才会真正相信他宣誓后的忠诚度。”

与观众“斗智”，挑战“叛逆”思维，成了《叛逆者》口碑持续发酵的关键。再往前追溯，《风筝》里郑耀先为理想献祭的

“谍战+”风生水起的创新中，亟待回归谍战的核心命题

《衡山医院》的拍摄手法不可谓不精致，叙事策略也不可谓不丰富。可“理应”的预期没达成，观众对谍战本身的核心命题之一——逻辑，打上了问号。按故事设定，马天明是个市井混混。他在乱世中求生计的本事固然有，但要装得了海归

医学博士，要在医院里能独当一面，怎样以假乱真，需要剧作上的精心考量。而如观众所见，凭着熟练背诵一本医生日记，凭着处方都开阿司匹林，凭着学术讨论全靠煽情演讲，从未经历过专业训练的马云蒙混过关了。如此潦草的设计加上演员浮夸的演绎，瞒得过故事里的敌人，与路人，实在逃不过电视机前审视的眼睛。

类似情形，观众并不陌生。这些年来，谍战的“后缀”日益丰富。《隐秘而伟大》是“谍战+职场+家庭”，《和平饭店》是“谍战+密室”，《脱身》聚焦“谍战+伦理”，《爱国者》偏向“谍战+抗战”，《胭脂》的求生计命题是大女主……

创新的复合式谍战里，技术流特工更多了。他们能在“最后一秒”绝处逢生，能以奇技淫巧一招致胜。《瞄准》的苏文谦用小木鱼打出子弹的威力；《风声》的顾晓梦将找到的发丝绑在手表分针上，利用扯断的时间来对应手头的主人；就连《惊鸿》里的平民英雄陈山，也拥有上乘的偷窃、演戏、逃跑等本事。创新的复合式谍战里，追求刺激的强情节也隐隐成为潮流。《剃刀边缘》迷恋于不断制造悬念，《天衣无缝》为男主角添加了离奇身世，《麻雀》里的感情线实在复杂。

谍战的内核除信仰的铸成，还有人心理解与智慧的较量，不拘于形式、不断开阔视阈当然可以。关键在于所有叠加元素是否从属于主线叙事，所有的“后缀”有没有共同服务于谍战文本对于历史和人物精神层面的真探索。倘若炫技般的全能人物、花边式的支线情节喧宾夺主，谍战剧恐会陷入无根之木的境地。

杂糅的谍战故事越多，天赋异禀者的谍战主角越多，人们反而越怀念传统的朴素的谍战叙事，怀念《潜伏》里的余则成、《黎明之前》里的刘新杰等“肉体凡胎”的地下党员。他们的身手未必以一当十，但故事里对信仰嬗变的展示、经得起推敲的缜密逻辑与不着痕迹的内心拉锯，最终促成了于无声处起惊雷的魅力。而这些返璞归真的文本，恰是在如今“谍战+”风生水起的创新之路上，亟待回归的核心命题。